



聖處女的被污

聖處女的被污

錢牧風裝幀

聖處女的被污

樊心華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8

一九二九年三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四月發行

1—2000册

本書實洋二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聖處女的被污

目 錄

聖處女的被污
矛盾
腐屍
無望的熱情
死前的一晚
糖菓
同情
旅夜
新鞋
嚙語
死屍的告別
不朽的詩篇
永遠的愛
誰能那麼正經
夢幻
抱朴子
旅心
鴻爪
白衣老人
蝴蝶的故事

聖處女的被污

聖處女的被污

因為愛海而特地跑到海邊上來的。——那偉大的不羈的精靈，那遼遠的無極的大自然，聽牠轟轟烈烈的怒吼，聽牠極聲的呼嘯；並聽牠低微幻滅的細語。看那遠和天之極融渾了的茫茫無涯，看那近岸處細碎的黃沙閃閃浴於日光之下。這一望中的乳白色的朦朧，水綠色的澄波，那輕倩的色調，淡淡的澹澹的烘蓋着整個視線之所及。無限的朦朧，如薄霧般，如輕紗般掩映着白白的浪花，清澄

的水波，蔚藍的天空，以及遠遠的山，遠遠的樹，遠遠的水天交融的點線。這樣神祕的蒼茫之中，像是一整塊的水晶；如是整潔，如是清澄，是一整塊無從分無從斷的偉大的結晶，完滿的諧和。任你心靈中如何的鬱結，將如融雪般淨化；任你胸臆間如何衝突，一般地得到同樣的調劑。不容你思慮，不容你回憶，這偉大的週遭，就是你整個兒歡樂的精靈。

岸旁的砂礫上，閃灼着金色的反光；灘頭上迴舞着拍拍的銀濤，那裏有幾個小孩在嬉遊。看他們無羈絆的心情！他們是大自然的本身，是大自然的精靈。他們這樣無思索無掛慮的消融於大自然中。

像我這樣遍體瘡痍的殘軀，破裂污濁的心情，那配享受大自然的處女似的聖潔的光明。偶然在海岸邊走走，不過是剎那的安慰吧了。你們這些人海中的污物，生之遺棄者啊！都想葬身在這整潔的聖處女的懷抱中，未免沾污了她吧！

矛 盾

陣雨初霽的開遍山花的原野，碧綠的草地，經過了雨水的洗禮，格外清爽而明淨。黃白的花頭，帶着處女般的羞澀，低垂着她小小的頭兒。嫩綠的草葉，如初醒似地無力地，軟綿綿的一個傾倚在別的一個的身上。清澄明澈的水窪，在草叢間積着淺淺的雨水。映在水裏的雨後的雲氛，從這個水窪中忽而跑向那個水窪去。近處的山谷中，積雨從石隙間奔瀉而下；潺湲的聲響，刺激着耳膜，使人異常

地興奮。天上的彩虹，映在小溪中，架成一座綢製的小橋。躲在雲隙間的太陽，不住地乘隙放射她的光芒；照在碧綠的樹葉和草地上，格外豔麗且優美。整個嫩綠的明淨的原野中，祇聽得山泉的琤琮，和樹葉上雨珠落地的微喘。空氣中滿佈着塞鼻的泥土氣味和草葉的清香。呵，這真是何等美麗而值得留戀的景緻呀！假使這時有個愛人和你擁抱着，並且接了一個長吻；你在她玉臂的輕攬中，你一定要說：“呵，這是最有趣的時候啊！”但是你在一個雨雪的冬晨，在窗中看院外柳絮似的雪花，隨着朔風輕輕地旋舞地飄忽而下。銀色的宇宙，閃爍着耀目的光明；抖悚的小鳥棲息在簷前的柱頭。這清澄的美麗的週遭，你對着牠也曾讚賞說：“這是最有趣的時候呀！”在你接吻淨化的時候，你當然已經忘了；但就是憶起了，你也將說：“呵，這是太無聊了！”

啊，朋友！人類在不同的情緒中，往往自己欺騙着自己吧！

腐 屍

—— 一位青年寫給他的朋友的信 ——

不是你的來信說：“怎麼你只二十多歲的青年，學得這樣頹廢！”否則我早就忘記我是二十七歲的青年了，我總當我是已經白髮森森，背部佝僂着的老頭子了。過去的日子雖則並不算多，但已模糊得很。我的週遭好像有無限層的朝霧密密地圍繞着，一切一切的回憶，都好像包藏在這霧內的雲山，早就褪了色。以前的事物，在現今回想起來，不

過是一些朦朧的輪廓，在淡灰色的沉沉死氣中略能辨認出遠山似的高低的影子罷了。在先那種理想的浪漫的山川池沼，祇好在朦朧的水汽裏找“薄霧包藏着的美妙”的比擬，聊以慰藉我待死的心靈吧。未來呢，未來呢，說起來也着實慚愧，却也着實可憐。老實講，像我這樣；我曾被人愛過，也愛過別人。我也曾希望過，也曾失望來。一個人生的歷程，總算走到了盡頭了。一樣一樣不同的事物，在飛快的人生歷程中，我也和所有的人們一樣，應有盡有地見識過了。古來多少大哲學家，大詩人，何曾明確地說出人生是什麼東西來？我當然和別的人們一樣，沒有能力知道一分鐘甚至一秒鐘的未來。但是近幾時來祇要一加思慮，我就覺有一個——惟有一個“死”在未來中等着我在。本來像我這樣一個時代的落伍者，給大自然所淘汰的廢物，還有什麼未來，還能有什麼希望？所以“死”到是大解脫。蘇羅門說：“世界上無論那一件東西，如智，愚，貧，富，苦，樂——都是空虛的，無價值的。人一到死，

這些東西一概都消滅。”雖則我的死還沒有襲來，但牠總有一天會來的。而現在我祇要一想到牠，這些東西就無價值了。這種 Decadent 的思想，當然不應該向正在求學時代的你說的，我知道你也不要我說。但是那能禁得住我不說呢。而你也不要以為我向你這樣說是希求你們的憐憫，徵求你們的同情。不，不，並不，我知道這樣頹廢的思想，是決不能得一個像你這樣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的同情和憐憫的。而且你祇少要說：“這種待死的廢物的思想，應該和他的肉體一同葬入墳墓裏完全腐化才是。”不過我也何嘗不如是想過呢，你還記得吧，去年冬天我們一同讀周作人譯的希臘小詩：

“我裸體來到地上，又將裸體走往地下。

爲什麼要徒勞，既知究竟只是裸體！”

那時你仰在沙發背上，二手在爐火上揉了揉道：“啊既知究竟只是裸體，但是我們在這未盡的人生的歷程中，生活在黑暗苦痛之中，我們在無意識的人生中應該找一點意識，在無意義的人生中應該

創造一點意義。我們應該憑着我們的力換我們的麵包，憑着我們的血換取我們的自由。”我當時是怎麼說的？你試試想想看。我在我的日記簿中還清清楚楚地記着在，我覺得我的論調在或種限度內比你更急進些吧。但是現在呢，但是我現在的勇氣呀，我的未來全被死神所占據了。現在的我，或則可以說是已經死透了的腐屍，在朦朧的月夜，一切消失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站在墳墓上說我所欲說的囈語就是了。

其實在如是昏沉，如是溷濁的社會中，為生活的唯一意義之所謂希望者，早就成為失望了。于是死就臨到頭上了。那麼還有什麼話是可說的呢，什麼話是不可說的呢？所有的人生的甜酸苦辣，我是嚐夠了。所有的五光十色，我是看夠了。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還有的不也是這些人生中的甜酸苦辣五光十色嗎？所異者不過形式上的變化吧了。現在嚐也嚐夠了，看也看夠了，于是剩下的“死”就直對我站着了。咳，這樣渺茫這樣不解的人生，恐

怕祇不過是這樣吧。難道還有什麼未來，什麼未嚐過的滋味，未看過的色彩，能在新世界中等着嗎？誰會相信那教士或僧侶的隨口胡編呀！唉，真渺茫，真不可知，但是誰曾知道來呢！

要之人生總是一個不可解說的迷。祇有死是大解脫，是不解說中的大解說。祇要常常想着死，什麼都會跟着死去了。譬如你受過人家的毒罵，你受過人們的侮辱，你的情人摟了別人接吻，家庭如何壓迫你，社會如何困頓你……假使你覺得悲哀，你就得都讓牠們死去。我和你說，人們都是用希望的地氈鋪着他們的前途，到頭來不過是自己拿着糖菓騙得自己不哭就是了！算了吧，這個我也玩得夠了。那麼，我難道想自殺嗎？不，我為什麼要自殺呢？死有什麼好處嗎，死能解決一切的問題嗎？我不知道，我對於死同樣地懷疑。噲，朋友！你不要笑，我知道你一定在笑我了，我彷彿已經看見你站在我對面譏笑了。這却何必呢？我也知道我沒有勇氣，連自殺的勇氣也沒有。

雖則說死是不應該讓牠襲進思想來的，但也何用呢？卽算終身不要讓死在思想中佔了領域去，具着犧牲的精神，和人生奮鬥，我們要反抗一切壓到我們頭上來的惡勢力，我們要革命。但是死早就在半路上等着你了，一切的結果總免不了是死。死就是一切的結果。再說得實在些，在不知道死，沒想到死的時候，祇是不了解人生的生活，在謎裏生活，在霧裏生活。但是……但是知道了死的生活是什麼呢，什麼呢，呀，不也是在謎裏生活，在霧裏生活嗎？真是謎的人生，霧的人生！既是這樣，我們還要打算些什麼？——我也知道我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了，但有什麼法子想呢，什麼是應該想的呢。

“飄飄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來，亦不知來自何處。
飄飄出世，如風之不得不吹；
風過漠地，亦不知吹向何許。”

難道人生就是這樣嗎？

我問你，人生究竟是什麼呢？一天一天這樣生

活下去，沉悶，困憊，沒有趣味，也沒有光采，永久像一個無盡的陰森的黑夜，失望如蚊蚋般什麼時候都會向着你襲擊。雖則我也想，必須打定主意做一點事業。工作才是人生的意義，能勞働才能得樂趣。但是我們能作什麼事呢，在這個羣愚團體的社會中，什麼樂趣都早已死光了。所以我不能不如此想。生活有什麼變化呢，今天是吃飯，睡覺，明天不還是吃飯，睡覺嗎？——唉，多麼煩悶的慘白的人生啊！

上月我讀報紙時，我看到上海南京路上的大殘殺，帝國主義者唆使着他們的走卒在南京路上橫行著，那時的羣衆，似乎我是親眼過目的，他們多麼熱烈，多麼勇敢，他們排着隊衝向前去。總算他們做了一番工作，他們祇少暴露了帝國主義者的兇殘。當時我正讀法國羅蘭的大著若望克利士都斐，我深深地記着他那名句“踹倒了我們吧，你們上前去！”我曾經扶着書出神了半天。當時的情景我不必更具體地告訴你了，你想：僅僅祇二十多歲

的青年，竟以老自居起來！假使你要以為我的青年時的血氣竟一時被激發了，並且會忘掉我腐屍的頹唐思想吧。啊，這你錯了，你想死到臨頭了，還有什麼是可回憶的，還有怎樣的血氣能被鼓動呢？那麼我在後悔我以前的革命的瘋狂的生活嗎？不，我也並沒有想到這個。其實有什麼可以值得後悔的呢。假使我當真後悔了，那也是很可笑的。我後悔以前的激烈，和你們笑我現在的頹廢一樣。因為我當時的咀咒頹廢，和現在的蔑視激烈一樣是根據於我的忠實。真是，無是無非，無可無不可。積極的人生，消極的人生，誰能決斷說積極是對的，或是消極是對的，那麼我出神些什麼呢？我不明白，我自己也不很明白。也許我是笑有史以來所有的人們，都在踴倒這個，那個上前去。這樣下去，一部很莊皇的歷史成就了。你想吧，多少又堅又冷的石碑底下壓着的骸骨，或則還有幾架在地下正高呼着為自由而戰，為和平而奮鬥啊。但是可憐的死屍呀，他們何嘗知道死來？雖則現在是死了，但他們活

的時候沒有了解死呀。我向你大聲地說一句吧，所謂革命，所謂奮鬥，不過是平凡生活中一種有趣味的遊戲吧了。——我想一切都不要認真了，宇宙萬物，是空，是實？不空，不實？佛說五蘊皆空，不有不空，色色相相，空空如是。

你又在冷笑我了吧，在咀咒我了吧。冷笑吧，咀咒吧，我在前見了這樣信也要冷笑，也要咀咒的。我的朋友呀，人生不是永遠在冷笑中，在咀咒中玩把戲嗎？

我在當初也和多少青年一樣——其實現在仍和多少青年一樣——我曾有過很大的希望，也曾作過空漠的幻想。但是現在呢，陰沉的社會不讓我們希望，壓在頭上的苦痛，不准我們幻想。末了就是一個死來了結一切。

也許是我在等候著死吧，這都沒有關係。我決不是怕死的人，和一般人一樣。看，這是怎樣的社會？隨處是崎嶇的山道，社會的不平等正等於這地球的有缺陷一樣！多少人在坐汽車，多少人在工廠

裏抬着冷冷的鋼鐵？這少數人所統治着的世界啊，這是有錢人享樂的時候。不要再醉生夢死了，這單調的人生，你們都是盲目的泥丘在污泥裏不能自拔哩！想想看，還有什麼是可留戀的，像這樣無希望的生活，這無希望的腐屍的生活！

我呢，我的瘋狂已經發作過了，我的把戲已經玩得夠了——這就是說，我的生活已經足够了，難過不是麼？在這樣的畸形的社會裏！

但我並不悲哀，也不失悔。有所失才有所悲哀，有所做差才有所失悔。但我們做了些什麼呢？我們是兩手空空地來，還是兩手空空地去；我們並不要做什麼，實際上也做不了什麼！

至於當時的把戲呢，那確實使我快慰過來。我叫着自由，我奮興得沒有止息的辰光，我本來是要藉着我們的血去把我們永久的自由找來。現在是到了盡頭了，在我的面前是一塊白紙黑字的招牌，上面寫着“此路不通”四個字。

其實我也並不是希求你的同情，當然你也不

會同情我，因為你的把戲還沒有玩得夠。

近來你很努力吧，你一定帶着你的熱情在羣衆裏奔走着，好像你以前一樣。但是我却很為你担心呢！

上一個月各處的大屠殺，真使我長久地不安。我永遠揣揣然為你担心，我甚望你不要憑藉了一時的血性，玩這一時興奮的把戲。我曾好幾次做過惡夢，夢見羣衆一排排倒下。我看見你也在裏邊。我還夢見他們抬着你的靈柩在莊皇的馬路上高呼遊行，我想像你的死屍在那黑漆的莊嚴的棺材內長眠。我聽得你的死屍在內狂呼，狂呼着你未竟的志責。我看見你的死屍微笑，微笑你得到了奇榮的死亡。但我也聽見你的死屍怨望，怨望你的一切的愉樂消亡了！但我又像祇看見那黑漆的棺材，不見你的蹤跡，也不聞你有任何聲息——啊，這是什麼呢，這不過都是我的神經過敏吧了。一切的結果不還是通通一樣的。

我真不知將如何咀咒我自己，我不知將如何

地恨我自己，我真什麼都死光了麼？我真不知怎樣才好，我變成了一個對於我自己也沒有用的腐屍了。

我是腐屍，我是沒有用的廢物。我已在天然淘汰之列！朋友，天不來淘汰我，我自己也要把我自己淘汰了！

我沒有希望，也就沒有生命，在現世界中已經沒有我存在的餘地了！

怎樣呢？朋友！

搖尾乞憐，那當然不是我所願意做的；那麼我還想直站起來向着全社會咀咒麼？咀咒他們的混淆，否認他們對於這社會的不忠實行動？朋友，我是不能再防禦我自己了，因為我沒有覺察到他們的是與否！

所以我想我最好把我自己癱瘓起來，我要忘掉我的生，我才可以忘掉我的死。或則我是一個怯懦者，我不敢再對着這現社會直站起來了！

最好我把我自己裝入醉生夢死的混濁中去，

雖則我還沒有找到一個麻痺的辦法，但我想是不難的。好比鴉片，嗎啡，烟，酒，女人……這些都是我們的棺槨，我們的逃避所。在那裏沒有生也沒有死，祇有我自己。

隨你怎麼樣說：“這是人類的劣根性。”“這是懦怯”……我都承認，我對於這世界是厭倦了。

我的話已經說完了，不要再問我，不要再想到我了，譬如我已經死了！

你的朋友××上

無望的熱情

我近來總要在一家鎮梢的小酒館裏消磨整個的黃昏。這樣荒涼的北地的僻鄉，和大戈壁沙漠有什麼分別？

在這裏沒有一個親戚，沒有一個朋友的遊魂似的我，那裏能夠忍耐着這樣的寂寞！默坐在豈大的火光的煤油燈下，每每會起一種不可能的幻想。幻想着我好像是一架無垠的黃沙中躺着的白骨——一架孤另另地的白骨。無盡的白天接着黑夜，

黑夜接着白天；這白骨只是不斷地向黃沙底下沉埋，愈陷愈深。沒有一個人走過來看牠一看，當然也沒有一個人知道這裏有一架枯骨躺着在。晚上有野獸在上面馳騁，有兇猛的豺狼在近處吠吼。天空中徜徉着饑餓的鷹鷂，鳴轉着聳人毛骨的銳聲。也沒有一個人會提念到這白骨，也沒有一個人會留念牠。牠真算得是什麼呢在這自私的自相殘害的人類中！

在這世界上，我真沒曾聽見過有人向我親熱熱地說過一句話——也不必定要親熱熱地，祇要與我無損，就是於我無益也好，但是自私的人人，誰願意向個不相識的人說句空話呢？所以這家鎮梢的小酒館，這刺鼻的高粱酒，就做了我唯一的朋友，唯一的慰安所。

一間狹窄的屋子裏，幾張粗糙的桌椅，靠在牆上排着幾列不整齊的酒壺。酒精的氣味，和煤烟的惡臭，瀰滿了整個小屋。每晚上除了極深處的屋隅外，其餘都已空着。我帶着沉思的微笑，孤零的歡

娛，無望的熱情，佝僂地坐在那裏。不絕地一杯一杯喝着沖火酒的劣等白乾。

素來不愛說話的酒館掌櫃，今夜把賬結算定當了，特地走來坐在我的對面，帶着靜穆的神情凝視着我。

“先生，聽你口音像個南方人”。

“是呀！我是江蘇。”

“這裏從不曾來過南方人，龔先生一定不很慣罷？南方是多麼好的地方！那裏有……”

“你到過南方麼？”

“我在南方好多年呢！我到過上海，我到過崇明，還到過……”

“啊崇明！”

“你也到過崇明麼？”

“崇明麼？崇明是我的故鄉，你是那裏呢？”

“誰知道我是那裏？我從小就漂流着，後來就當兵。至今已經三十年多了，我忘記了！但這有什麼要緊呢？有一個故鄉，不就是多增了客地麼？有

一個朋友，不就多添了許多生人麼？”

我不覺站將起來，執着他的二手道：

“啊，你是我的朋友！”

他的長久陰森的臉上，初次打破了沉默，浮泛着莊嚴的微笑，二目驚奇地瞪視着我，長久長久才答道：

“呵，朋友！”

他也許以為我喝醉了，扶着我的左臂，一直送我到門外臺塔以下。並且看着我蹣跚地向着黑暗陰森的街道上躑躅而去。當我在轉角處回過頭來的時候，他還站在納悶的街燈下沉思着。……

死前的一晚

—— 一幕幻覺 ——

時代：過去未來間無論那一夜。

地點：無論那一處。

陰慘沉寂的病室中，Y 靜靜地躺在牀上，X 坐在一張沙發椅上。

Y （從牀上翻一下身，似醒非醒的）什麼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什麼都要從我的心靈或肉體上滅絕了。……X……

X Y,你做了一個夢嗎?

Y 你以為我睡着了嗎?——我再不讓我自己睡着了。難道就這一瞬的時間,也能讓他糊塗過去,沒有一點愛惜麼? X,我沒有多少日子活在這世界上了。我正在這裏想,或則我不到明天就會死了!

X 你試試睡睡吧。Y,時候可不早了!

Y (不注意他的話)我還這樣想,X,你看我死了後,不到三個月或是半年,或是再多些,時間是沒有關係的;你就將看見我的妻子挽着另一個男子的手在街上向你點頭了!

X Y!

Y 你不要阻止我,我現在很興奮。你讓我說我所欲說的吧!我好像有個什麼怪物在我的肚裏似的,牠只想爬出來。X,鬱着是很難受的,你讓我說吧。

X 你且依從一點醫生的話吧,你的眼這般紅,臉上正燒着。……

- Y 不要打斷我說話，我說話的權利祇有這一瞬了，不到明天什麼都不是我的了。…… X，現在幾點鐘了？
- X 十點。
- Y 十點了，近來是六點鐘天明，再八個鐘頭了。或許不到八個鐘頭，死神會來接引我了……
- X 什麼刺激了你，使你這樣激昂！
- Y 對不起，給我一杯水喝——哦涼啦，攞燈上溫一下。……X，你會討厭我嗎？我今晚說的話的確太多了！
- X 你是知道你自己說得太多的，那麼可以休息休息了吧！
- Y 爲什麼要休息呢？我的生命已經這樣短促了！難道在臨終的時候了，還應有什麼顧惜嗎！你想，最多再八個鐘頭，什麼都不是我的了。
- X 咳！…你真是！……
- Y 噲！…我剛才看見我妻子挾着你的膀子在一家雜貨鋪裏走出來。（閉着眼竭力回憶）她

還是這樣標緻，這樣年輕。厚厚的撲粉，塗着她圓嫩的二顴。她倚着你的肩膀走，她的高跟皮鞋蹴起了薄薄的塵霧。(突然笑起來)X，但是你太笨了，你和她有些不配。X，你，你真笨拙，日本式的短鬚長得像小寶寶頭一天上學，染了一嘴的黑墨似的，褲腳幾個月沒熨了，皺得像蘆葦編成的窗簾，起了條紋。

X 你做夢嗎？

Y 我纔和你說，我再不讓我自己睡着的了！你且不用着急，我的妻挾着你的手，或挾着另外一人的手是一樣的。要之我死了，她一定又將愛上另外一個男子的。你說對嗎？這個男子或則和你一樣又肥又笨。但是也許要比我還好些。X，這一定是可能的事，你沒有反對吧？

X 這真是危險的思想！

Y 這是很聰明的。

X 那麼你太聰明了！

Y 不要說這種無聊話。你茶還沒給我哩。——

啊，這又太熱了。……

X 那麼，你難道連你的妻子也懷疑嗎？

Y 不懷疑又怎樣呢？

X 愛情是絕對不能懷疑的。

Y 是的，愛情祇是絕對的我愛你，你愛我。愛情就是絕對的愛情。一入戀愛的圈套我們就閉起眼睛。X，愛情最莫明其妙，我們……

X 哦，夠了！

Y 你厭惡我了吧，這我知道。並且祇要等我一死，你就將向着一般朋友宣言起來說：Y 那個人真討厭！他在臨死的那一晚不知說了多少廢話。或則你還要這樣說：他死的那一夜我在那裏，因為他的妻子伴了他四個整夜了，於是我陪伴了他半夜，讓他的妻子去睡一覺。但是……。但是下面，你就可以加上很多很多說壞我的話。怎樣說法，可要隨你去胡編了！

X 胡編！我是那一種人嗎？

Y 不管你是不是那種人。在我死後，你總免不了

要談起關於我的話，這些話頭裏至少有一半是壞的。

X 你真是神經過敏。

Y 費話，無聊！……

X 聽！——誰來了？

Z 推門進來四面望了一下想退出去

Z 太太不在這裏？

Y 你老是這樣鬼鬼祟祟的。噲，你站着，我和你說：——不到天明，我就死了。再三天，你可以找着一位別的主人。那新主人向你問起舊主人來，你一定要說：他是多麼討厭的，又易怒，又麻煩。末了就加上一番恭維你新主人的話。這樣你的飯碗就牢了！是不是？

Z 茫然不知所措

Y 噲，X，你說是不是呢？人類都是自私的。祇有死才好，他死了，一切都放棄了！難道還可以帶着點子到另一個世界去嗎？

Y 夫人進來

Z 太太，粥好了，拿來嗎？

Y 夫人 拿來罷！（Z退）X先生，謝謝你呢！

Y 噲，我死了你再嫁嗎？

Y 夫人 你發癡了！

Y 你說，你再嫁嗎？

Y 夫人 笑話！幸虧X先生不是外人。

Y 死快的人是什麼都說得的，你們對於臨死的人總得真實些。

X 那麼你以為她怎樣呢？

Y 因為我不知道所以問她。假使人都是自私的，那麼她一定會嫁人，一定會嫁人。究竟嫁人比守寡來得好。

Y 夫人 你真發癡了……

Y 不要講無聊話。人都是自私的——我也有過這樣的經驗；當你去年病得烈害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假使她死了，我怎樣呢，我要不要再娶？當時我向你說：你死了我決不再娶，但是我想我或則會再娶的。所以我想，我死後

你也或則會再嫁的，再嫁的。

X 你這或則二字用得妙了！

Y 啊，我沒有一管手槍，否則我一定把她打死了！

X 你真要帶點子到另一個世界去嗎？

Y （不注意他的話）告訴我，有沒有不自私的人呢？（高聲）在這世界上誰是利他主義者？

Y 夫人 少說些，你試試睡睡罷！

X 粥來了，吃粥罷！

Y 噲，誰是利他主義者呢？

糖 果

母親呵，
祇要你常貽我以糖菓，
我永不會年紀大了。

在一個市集的中段，來往的人人，大都注意於一些菜米賣買。提着籃子的男女們，羣集且騷擾。間或有幾個孩子們，羣聚在糖菓攤邊，泥着他們的父母來給他們購食。

多年沒嚐過糖菓味了，究竟是怎樣的？好像眼

看着小弟弟伏在母親的胸前吸乳似的，總要起一種豔羨心。乳究竟是什麼滋味？小的時候雖則吸得不少，但沒曾記着是什麼樣的。現在見了糖菓攤，也是爲了這一種好奇心。想上前去購買一二個銅子來試試，但像我這般大的，——已經成了人的——大孩子，吃糖不要被人笑嗎？即使人家沒曾看見，或看見了當是帶給小弟弟的，但是走在我稍後的母親見了，一定要向我譴責了。——當這樣想的時候，脚步已在糖攤前停止着。

忽地從我背後伸出一隻手向糖菓攤的玻璃盤上，並且落下三個銅子。擺攤的人，接着把盤蓋掀開，於是我就聽見我母親道：“孩子，自己選你所喜歡的吧！”

狂亂的心弦，頃刻的愉快；使我全身幾乎抖悚起來，二頰上早泛着紅暈了。出於意外的驚奇，這時幾使我向母親陳述道：“我已經不是梳着兩條二寸長的小辮，坐在小板凳上聽你講蒙童故事和你給我解讀日記故事時的你的孩子了。我現在已經

這麼大了，我能夠讀杜工部李太白的詩集，能夠了解柏格森，黑智兒，傑姆斯的哲學。我無須要糖菓，我怕害羞。”

母親呵！我幸虧沒有這樣說，我伸手取了我最新愛的糖菓了。這甜蜜蜜的糖菓，是這樣的適口！牠已深潤了你的愛露，牠使我回復了十多年前的記憶。牠回轉了我梳着兩條小辮時，聽你講故事時的你的孩子了！母親呵！我永久是你的孩子，祇要你常賙我以糖菓，我就永浸潤在你的愛裏，我永不會年紀大了。

同 情

彷彿已經有許多人告訴過我了。他們好像留聲機似的說着同樣的話道：“好一個可愛的孩子，現在已經死了，真可惜！”而且他們還具着同樣的刻板的表情，簡直如一遍遍地向我映演一齣影劇似的。眉是蹙着，臉是苦着，說話時鄭重而且可笑。

今天遇見對門花園裏的園丁；他又向我裝起那我早已看慣了的可笑的可憐的表情道：“龍家那孩子死了，你知道吧！真可惜，多麼可愛的孩子！”

說時音調沈着，二眼不住釘着我上下打量。好像說，他今用了這樣感人的語句，定可以引起我深深的同情吧。

我也深知道他們是爲博我的同情，他們不過要聽我發表怎樣憐憫那孩子的語句。但是我怎樣說給他們聽呢？我怎樣表示出來呢？其實他們如是熱忱的相告，我何嘗領受着一點。假裝出來却不成，而且那圓了的可笑的拙笨的直率的神情，反引起了我鄙視的一笑，而隨口答道：“哦，死嗎？可惜！”其實可惜二字，已明明是說的謊了。

雖則我自己也不承認我會沒有心靈，我不能和人們表同情，但是我此次確實從沒表過同情，似乎事情是這樣平常，這樣無價值。並且還暗笑他們的過甚其辭呢。

據說龍家的孩子確實可愛且有趣，團團的小臉，眼睛黑而且圓，向着人們——就是頂生的，也總可愛地捻着嘴憨笑。隣近的人們見了，都要抱他給他糖菓。

孩子是死了，他們不絕口地說着一些憐憫的話。但我覺得如是普通，沒有憐憫的必要；他們在過甚其辭，他們是如是可笑。

朋友，世界上沒有驚奇的事，除非你自己覺得。

旅 夜

天氣熱到九十度以上，窗外的樹頂就是最高的細枝也不稍款擺。一張長方的矮桌上，燃着一盞荳大火光的煤油燈。——我在這裏沒有一個親戚，沒有一位朋友，旅舍的深夜，使我回憶起千百萬酸甜的况味。想到剛死的父親臨終時欲言而又止的神情，離家時祖母和母親的叮嚀。她們對於我的今回考試學校，抱着怎樣的宏願。還想到經過上海時紋妹的送行，在汽船甲板上長時間的握別。她慰藉

我哀痛父親的破碎的心靈，和祝禱我遠大的前程；並且送我一冊 Colby 氏的世界史。還想起和我同時上船的那具靈柩，幻想着那人客死的苦況。假使天氣再熱些，旅舍中不潔的空氣，使我柔弱疲憊的身體染了瘟疫；在這裏沒有人認識我，我死了將怎樣呢？不知他們將把我葬瘞在那個荒塚中？祖母和母親不知道，紋也不知道！

桌子上雖攤着 Colby 的世界史，其實一個字也沒看清；任他記載着多少偉人的生死，民族的興亡，該撒，拿破侖浪漫的事蹟，教堂中的謀殺，滑鐵盧的大敗，這些都不曾引起我的興味。我祇默想着我是否會這樣渺茫地死去，一個人也不知道的死去呢？

熱度仍不減，汗珠像雨點般從頰上流下，一件襯衣已經濕透，蚊蟲如雷鳴般在桌子下咬着我兩腿。靜寂的旅夜，分外淒涼；只有牆根下螻蛄的鳴聲，與我心聲諧和。

突然一陣聽慣的談話聲，刺入我耳膜，同時兩

個黑影走近窗旁來，在月光下微能辨別出模糊的面影。這時我如何的喜悅？冷靜孤寂的旅夜，不意中遇見半年前的舊友。“啊！是顧君和黃君嗎？”我的呼聲是何等地熱切！

煤油燈移在桌子的中間，三個異鄉的故友，圍着矮桌坐了。半壺白水，已經涼透，整整分斟了三杯。他們說是城內看戲回來，遇見我是怎樣的喜歡；於是開始着閒談。

黃君述說我離校後的情形說：“陸先生去外省謀事，死在旅途中！”

我很痛惜地說“他年紀不小了，爲何定要到外省去？死在旅途中是多麼的不幸！”

顧君解說道：“他兒子死了，女兒嫁了，還有小的要吃閒飯。沒有法子，學校又欠薪！”

黃君又說起從前和我同級同學，都東零西散，好些時沒得着消息了。彭君去年結了婚，現在死了，一星期前他的妻子正豫備改嫁。周君是今年娶了妻，半月前也死了，他的妻正孕着一個遺腹

子。他們又告訴我沈君死在山東，瞿君因沉船死在長江裏，連屍首還沒找着！——末了他們都感慨着道：“他們東零西散了，不好探聽活着的消息，除非死了，傳聞到是很快的。”

夜深了，他們回到他們自己的房間去了。寂寞又乘隙襲來，剛才的談話，雖只隔得一瞬，但我所記憶的，僅僅一個死字。

螻蛄的鳴聲，突然靜止，漫漶的思想，又襲進我腦海。“死！”好可笑，好渺幻的一個字！天氣仍是這樣熱，發起瘟疫來我也要死了！不知道那消息何時傳到故人的耳中？旅店主人明天將把我埋葬在何處荒塚上？何處叢葬中？

新 鞋

對門的星哥，間壁的紋妹，從一早起就走來看我。他們並不是來頑耍，也不是來叫我去捉迷藏。他們手裏雖捏着白鵝毛做的毬子，但只在庭心裏屋簷下踢了三二下，就在椅子上坐下了。

星哥有一雙皮鞋，他一回又一回地重覆告訴我說：這是他父親從上海回來買給他的，並且他父親還許他以後給他再購一雙式樣更好看的哩！紋妹也有一雙新鞋，說是：她的姊姊給她做的。鞋面

是繡花的鐵機緞，配着薄薄的皮底。——我的脚上呢一雙土黑布製的暖鞋，綿絮已經露出了三四處，布底快要穿了。本來我的穿鞋太容易破了，就是極壯的粗布，也不過穿了半個月，鞋尖上總得開了花。母親早就氣憤憤的說，再不爲我製鞋子了！

不過一個鐘頭，星哥和紋妹去到犀姊荷弟等小朋友家裏耀示過了他們的新鞋又來了。母親忙着在廚房裏做菜，我似乎蒙了不白的奇恥，低頭坐在廊簷下太陽裏，並且很憤恨星和紋，所以他們進來，我一聲也不去招呼，只是二眼注視着屋脊上打架的麻雀，好像正在沉思的哲學家。

還是紋妹乖巧，她已看出了我心事。不像星哥這樣，仍還依着我說：等他父親給他再買了一雙新皮鞋，這一雙讓給他弟弟穿了。

本來我受了委屈，祇要紋妹來把她白嫩紅潤的小臉，貼着我一對含淚的眼兒，我就帶着晶瑩的淚珠憨笑了。這比母親的慰籍或恐嚇還有效。但是這一次却不靈了，任她的二臂勾住我的頸項，說了

多少話，末了二點淚珠垂珠般滾下了。

母親正從廚房裏出來，她早就知道了我不快樂的緣故，所以不來理我。却俯下身去看紋的那雙鞋，並且讚賞她的姊姊做的針線怎樣細緻？鞋樣怎樣好看？還爲她拂去鞋上的一點泥土。我却恨極了，其實是妬極了！把頭從紋的二臂中掙脫出來，使勁把紋推了一下。柔弱溫文的紋，站不住了，一交撲倒在庭心中。她哭了，我也哭了！

第二天母親氣我不過，從碎布篋裏找了一方寶藍羽紗，也給我製新鞋了。我一早起就坐在廊下，定睛守候新鞋的落成。——母親的針黹，本來是很快的，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中，已經宣告成功了。

但是紋妹和星哥從昨天給我推了一交起不來了。我的新鞋雖已穿在腳上，還不很快樂。我又不敢找紋去，怕她見我記恨。母親還勸慰我說：羽紗是怎樣好看！走在日光裏比綢緞亮得多。並且應許我找到了花緞，再給我做更好看的。或則寫信給父

親，在上海給我購紅色的花皮鞋。——紋還不來，無論母親怎樣說，二點晶瑩的淚珠，從頰上一直滾進嘴裏去。

嚙 語

恂妹！雖則我現在是這般流浪，但我還有回憶的勇氣。我的心靈還浸潤在你的熱淚中，你的愛是我一生中僅有的生氣。你的聲音笑貌，將永遠是我回憶中美的意味。你從重重深鎖的樊籠中，鼓起反抗的勇氣，與我以這樣的深情，這就是我永久銘感的一點！

恂妹！記好，記好這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孤魂在。這孤魂曾經軟軟地攔着你的玉手，在瑩潔的淡

青色的睡意中，你整理他被碎的心弦的細縷。那個孤魂曾濃郁地飽吸過你微喘之餘息。在陰森的淡灰色的墓塋邊，你曾消溶他冰給的愁腸的創傷。

恂妹！那孤魂的心靈中，永遠保留着你愛的餘息。在懶慵慵的朦朧地垂降眼簾時，常是很真切地能細聽那回憶帶來的足音。在他林木叢生的想像中，清泉琤琮的幻夢間，常見你的微喘之餘息幻化的 Nymphs。

恂妹！你常常提念着這個孤魂吧，不論在凝睇中，微笑中，或是感傷中，祇要常常地懷念着他就夠了。大概你總不會揉碎這脆弱的心靈之細縷，會用你那曾經整理牠的玉手的吧。

死屍的告別

這沒曾上漆的棺材使我害怕，這躺着不聲不動的死屍，使我感覺人生的無常。

在屍親的哭號聲中，僧侶的唸經聲中，我聽見了死屍的告別：

——別了，朋友！別了，這世界！別了，這所有的一切！別了，我們永別了。這次的話別，不是普通的酬應，這是我消失一切感覺的最後的別離。那白木的棺材在張着餓口，持錐的木匠在鵠候。

“別了，朋友！我不再會聽你們或悲或喜的訴述。別了，朋友！我不再會見你們或哭或笑的臉色。你們莫再希求我同情，我也不再為你們引誘。我再不想看你們一眼，其實你們已給我看夠。朋友，永別了！”

“別了，這世界！我再不願見你無常的幻化。別了，這世界！我再不願聽你狂暴的喧闐。你切莫以你斑斕的點綴向我眩耀，這些不過表示死生的無常，沒有一朵鮮花能永永不凋。你也莫以你嘈雜的樂韻向我引誘，這樂調都是雜亂的戰鼓，且看你遍體洒滴遍了血肉，全表現着兇蠻和強暴。這世界啊，永別了吧！”

“別了，這所有的一切！我們祇算是長時期或短時期的友朋。我來時沒曾帶着什麼，去時也莫須你們作伴侶。我並不依依，你們也莫向我留戀。我祇算由你們那裏閱歷了雜色，嘗夠了酸甜，但我此番臨去，與來時何別！算了吧，這所有的一切，我們沒有可紀念的長留。所有的一切啊，永別了吧！”

“別了，別了，你們莫哭鬧喧闐，莫悽愴惋惜。這未來的新世界，我雖不曾知道，我但願沒有什麼。”

不朽的詩篇

詩人作了他最後的一首詩而死去了。

他臨終的時候，把這詩交給他的——一個朋友說：
——這是我的不朽的詩篇，在裏面指示人類的生
活，說明人生的真理。——

詩人死了不多幾年以後，那首詩立刻得了聲
譽。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沒有讀過那樣的好詩的。

詩人的朋友想起了已經長眠的老詩人，真不
免有些傷感，於是走到詩人的墳墓去，把那位不朽

的詩人喚起。

一付白色的骨骼，睜着一對大而且圓的眼孔，齧着脫落了一大半的牙齒的老詩人，從墳墓中靜穆地出來了。

——呀，朋友，歡迎得很！——

老詩人齧着齒笑了。

——可敬愛的、不朽的詩人，我的榮耀的朋友呀！我來報告你一付使你歡喜的消息。……朋友，你的那首最後的詩得了聲譽，你是不朽的詩人了！全體的人人，都向你致敬，他們很感謝你指示他們的真理。——

老詩人怒了，跳回墳墓去說：——謝謝你，請給我安靜。——

詩人的朋友追上去說：

——難道你真的怒嗎了？許是他們誤解了你？——

——真理在這裏！朋友。咳，真可憐呀！你也受騙了！——詩人在墳墓裏嘆着氣這樣說：

永 遠 的 愛

一對無猜的愛人，他們接過了一個這麼甜蜜的吻之後，女的把頭擱在男的肩上。男的左手埋着女的髮髻，一手攬着她的腰，他倆是這樣的把二顆心貼到一塊了。在這個時候，誰也不願意先把誰放開。

“嘩，我的摯愛的！我們就這樣永遠地擁抱着麼？”男的問：

“是的，親愛的！永遠！”

“但是這樣是多麼地不自然呀，不美麗呀！假使你是一朵美麗的花，我是一隻蝴蝶，那麼親愛的，我就棲息在你的花房中；永遠，永遠，永遠，永遠，……”

“好，親愛的！我很贊成！”

事情就像他們理想的成功了。她是一朵嬌豔的玫瑰，在這偉大遼闊的原野裏，這是一朵無雙的玫瑰。她的血染的深紅，她的微喘幻化的香吻，是怎樣使這美翼的蝶，久留而不倦！於是他倆這樣靜靜的守着。

守着，守着，……蝴蝶不覺向別的花朵間飛去了，並且——和她們接吻，雖不是長時間的。

玫瑰花嫉妬地呼號道：“嘩，我的摯愛的！你變心了！”

“不我的愛！我又會回來的。你想，你的蜜腺已經枯涸了，假使我長久長久守着你，這是大家無益的吧。你難道不知道蝴蝶是須得靠蜜生活的嗎？我的愛呵！等你的蜜腺充實時，我又會守着你了。

誰能那麼正經

——見色而好之者，心已淫矣。——

（馬太福音第五章）

誰能那麼正經？在一家電影園裏，那銀灰色的幕布上，反射着的淡青色的微光中，不想偷眼過去看看你鄰座的年輕姑娘呢？

等你的眼注視到銀幕上時，你總會覺得你鄰座的那位小姐最輕柔的掙動。當你聽影機轉動的軋軋聲中，你還能聆悉她輕微的呼吸。誰知道這是

什麼緣故呢？不由自主地，你還要想到關於她的種種。

在火車中或是輪舟的飯廳上，那更有意思了。甚至在街道上一瞬的遇合，你也會勾引起多少的想像。

有一次在一家電影園的頭等座中，坐在我鄰座的是一位這樣年輕的小姐。一件巴黎緞的斗蓬，擦在她身後的椅背上。橙黃色的長袍上，配着鮮紅的鈕扣。項圈上的鑲寶的鷄心，輕壓在她微微起伏的胸前，寶石映着電光，閃爍着眩目的光波，像西沈的夕陽，鑲在橙黃色的落霞間。剪短了的烏髮，燙成一輪輪的波紋。皙白脆嫩的雙頰，被爐火薰得如湖底的霞影。——不由自主的，在心底裏讚美她的美麗，欣羨她的幽閒。誰知道我會看得她這樣仔細的！

和她在一起生活一定是很甜蜜的吧！看她多麼的動人，她也許是一個合脾胃的，是你理想的女子！誰的幸運，能和她在一起？於是在想像中，給她

編就了一篇浪漫的故事。

“她是誰？她是美麗的！……”

“蓋惡念，兇殺，姦淫，苟合，盜竊，妄證，訕謗，皆由心而起，斯乃污人！”誰知道是怎的？誰存心污她來？

夢 幻

—— 一個春夜的夢 ——

在午後——太陽從東天散步走到西天的時候；睡在西邊山裏的晚霞小姐已在鵲候。她們披着橙黃的絲帶，穿着黛暈的服綬，牽着手兒笑語喁喁。溫潤的春風讓在路隅，讓太陽去到海水的盡頭。晚霞是怎樣的優柔，紅暈着二頰，竊竊的向東探首。太陽也笑了，快跑了幾步，盡力地放大了他的圓週。晚霞們圍着他牽起了手，繞着他跳走。太

陽站在正中，好像一幅織就的錦繡，覆蓋着宇宙。

晚霞們又跳起舞來，按着自然的節奏，漸漸加快步驟，把太陽引向極西的遠岫。她們笑了，笑得紅暈了臉，好像喝了多量的醇酒。她們的長的佩帶和大的衣袖，滿天穹飄浮。長裙和衣縐，組成美妙的霞綉。

這樣持續着不久，太陽被她們帶到了最遠的山後。太陽在那裏優遊，黑暗乘隙襲擊了宇宙。黑暗又去招了牠的夢幻好友，到大地來歡酬。

夢幻們逃出了晚霞的香袖，在春風飄盪的路上偷走。牠們跳過了入夢的花叢，這時春風正戲逗着海邊的綠柳。

接着是黃昏——太陽睡着了，留下的光芒已被黑暗全吞。躲在綠玫瑰叢中的睡眠，羣起來飛奔。牠們帶有溫帶上的美醞，使人們喝了甜睡沉沉。黑暗鋪下了牠深厚的地茵，讓夢幻們跳舞奔騰。牠們三個兒聯合起來，欺騙愚傻的人們。散步

在中天的月明，笑得二臉紅暈。

不久，睡眠的酒已把人們灌得甜睡熏熏，夢幻也把牠們的小世界造成，又去引導了人們的精靈，一起來陶醉歡融。

黑暗包藏着的朦朧之中，滿是夢沉沉的花叢，滿天空飛舞着挾蝶和黃蜂。白石的樓臺重重，全是羅馬的故宮。

夜的翅膀覆蓋在天空，一切的不滿和憂愁盡被驅散無蹤，歡情融融，歡情融融，牠們盡量地笑鬧哄哄。

黑夜完了是早晨——太陽睡醒了又起身，朝曙奶奶穿着緋色的睡衣給他送行。黑暗逃避到山陰，睡眠和夢幻也跑得無蹤無影。春風忙了，帶着露水來把世界洗得淨淨。

好像是霹靂一聲，人們的美夢飛去天垠。白石的樓臺倒坍，羅馬的故宮全傾。花兒靜靜在開着，黃蜂低聲地唱着，牠們都是爲生活辛勤。

失望的人人，對着這世界是何等厭憎。因為他們的幻想湮淪，並且不見了擁抱着的愛人。怪可憐憫，怪可憐憫，這遙遠的一生！

太陽底下的人人，鎖住你們象牙的雙門，儘在夢幻的懷中醉夢沈沈。但是醒來時就得為你們生活辛勤！

抱 朴 子

誰也知道抱朴子是歷史上一位偉大的堪輿家。他懂得天上的列星，他能詳知地理的變態。他能預知大事的興亡成敗。

他真是一位大預言家啊。

於是他下了一個決心。——他要去週遊天下，用着他精練的堪輿術，秉着他所有的熱忱。……他要留心一塊好的墓穴，以備他死後作歸宿地。

他的目的果然達了——在一處連山的麓下，

山谷的深處，那裏有一個石洞。

這當然是一座秀麗的，偉大的名山啊。在這石洞前，有一面堅厚的石壁阻着洞口。

他走前去，用手在石壁上碰了三下。於是石壁分裂開了，像一扇極大的寺門。

在這洞內，有三張精緻的莊皇的石椅。

抱朴子真喜歡得眼淚都流下了。他知道，假使他在中間那一張椅子上坐了，他的兒子將會做天師的。在右首一張上坐了，他的兒子會做皇帝的。在左首那一張上坐了，他的兒子就做宰相。

天師，皇帝，宰相，通通列在他的面前，並且能任他自己去選擇。

這却使他遲疑起來了。他究竟坐那一張椅子呢？

天師的父親，皇帝的父親，宰相的父親，究竟那一種於他來得有利些？

於是他就深思起來。

假使他坐了中間的任何一張，他的家庭，他的

兒子，他的鄰里，他的親友，將得到怎樣一番變化。

雖則他在椅子上坐下後，立刻就將死去了。但是他的兒子會榮耀起來，威武起來。並且加封他一個不朽的名號，備着一付怎樣豐厚的奠儀到他這裏來弔唁。

所有現在咒罵他的人們，在他死後一定要改過口來祝福他贊美他。

究竟坐那一張椅子來得合式呢？這却很費他沉思了！

末了，他這樣想：他要為他的兒子作偉大的犧牲之前，他要見一見他的兒子。至於坐那一張椅子是沒有關係的。

真是不幸得很，這個祕密給他住宿着的那家旅邸的主人知道了。

旅邸主人走到那山洞去，在中間那張椅子上坐下了，當他坐下的時候，石壁就緊緊關住，並且再也碰不開了。

抱朴子知道了這個消息，他非常懊喪。於是他

就帶着他的兒子漂泊去了。他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從這個城漂流到那個城。

這個消息不多幾時就傳遍了每個人的耳朵。他們都給抱朴子感傷。但是抱朴子始終不答應一句話。或則微微地報人一笑。

好幾年後的一天，有一位天師帶着很多的隨從和關縛的儀仗，走到那山麓下去祭奠這位偉大的勇敢的犧牲者去。

這時有人看見抱朴子帶着他的兒子也在那裏。他的銀白的鬚鬚在微風中按着節奏而盪漾。

當天師向着那堅冷的緊閉的石壁流着沉痛的熱淚的時候，我們那偉大的預言者，在他的二眼中也滾下了二行熱淚。那二行熱淚正滴落在隨在他身旁的兒子的雙頰上。

旅 心

紋妹，你是我正個心靈。除非你在着，我的心或則在我的胸腔。祇要我一想到你呀，我的摯愛的紋妹，我的心靈隨着你滿天地漫飛了！但是你在何處？不常的天桃會隨潮，如山的白浪會遠逝，我的紋妹，你現在何方？

我的心靈願共你長存，也願共你長逝。

但是我的紋妹，我的心靈儘管漫漫地漂泊，漫漫地飛揚，漫漫地飛遍了天涯。我不知你究在何

方？究在何方？

祇要我一閉起眼睛，那灩灩的紅玫瑰的籬縫中迷濛地隱現着我常見的紋妹的輕柔的影子。

自信的耳朵，却是聽得玫瑰花心中發散清香的音樂似的細語。自信的目光，確實看見歡愉的精靈在綠草上滑走的微步。我不常見了的紋妹的影子啊，就在這種香氣間，歡愉的精靈中，在我的深心旋舞。

但我沒有勇氣走進這花籬。

我不敢直對着你說：

“紋妹，我愛你。……”

於是煩悶襲擊了我的整個心靈，空間的景色充滿的是滑稽的譏嘲。

不過我不像是個弱者啊，我的全身的血潮洶湧，全體的血管漲溢得幾將破裂。

最好是一度羞澀的疲勞，能將我倆溶浴在淡澹的落日的微紅中。祇要你的晶融的目光，向我輕柔地溜過，我已滿足了。

我祇求這一瞬動情的歡娛，我祇須你平靜地一瞥，我的心靈已高高地遠遠地漫天地飛揚了。

鴻 爪

恂妹，假使我是死了——這當然是不能免的——死在一個不知名的小村鎮裏，死在一家灰暗的旅邸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沒有一個熟人會想到。第二天不過在村鎮的小茶寮中，被人談及到：

“前天來了一個可憐的漂泊者，昨晚死在旅邸中了。大概不會有人來收屍吧。……”

這時旅邸的主人，會帶着一付不自然的煩悶的臉色，把我埋葬在近處的荒塚堆上。

從此後我就不再會被人提起，不再會使人談及到。

我呢，我就永遠寂寂的躺在這冷冷的焦土中間。我永遠躺在這些叢葬的堆裏。即使親手葬埋我的那人，也不再能找得我的墓穴。

我們都可以由此揣想的，我身上的泥土不多幾天以後就會被雨水所沖刷得和地面平行。明春綠草生滿了整個荒郊，我的歸宿地就和別處無異了。

墓前本來沒有墓碑，他們本來不曾知道我的名字。當然就不會有人能追懷我，不會有人知道這個地下埋葬過一個漂泊的浪人。

我就這樣地和世界長別了！祇有秋暮的落葉感着和我同樣的身世而向我吐露些真摯的淚珠。用着牠蕭澀的顫音歌頌我的漂零。悲愁的冷風向我哭泣，清冷的夜月照見我的孤寂。

我就這樣地在土內寂寂的腐化。

長久長久以後，祇有我的白骨還在地內留存。

我的魂魄在空間消散，我的肉體在地內滅絕。

恂妹，你就當我現在是已經長眠在荒塚裏了。你就當我已經死在一個不知名的小村鎮裏了。我不被人提及，我沒有一點紀念能給人長留。我的墓堆已被雨水冲平。我的肉體已在地下腐化。

恂妹，祇要有你還能回想起這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孤零的漂泊者存在過，這樣一個曾經愛過，也曾被愛過的遊魂作過過客，那麼，恂妹，我祇算在這世界上留過一點鴻爪了，我祇算在你的心靈中永生了。

白 衣 老 人

從前有一個窮人的兒子，因為他的母親病了——病得十分利害——他極憂愁。他想假使能夠找得到能醫好他母親的方法，他就將立刻去辦。無論怎麼樣難，他一定要去立刻辦到。但是不幸得很，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醫生，沒有一種藥，能夠治他母親的病了！

後來他聽到一個古老的傳說，說是在西方有一位白衣老人，但是他的年紀看去永遠像很輕的：

他能醫治一切的病——祇要請到他，一切的病都可以治好。

於是他想：世界上已經沒有治好他母親的方法了！唯一的法子，是到西方去請白那衣老人——他爲他母親的利害的病起見，就決定不告訴他父親，不告訴任何人，預備一個人走去把白衣老人請來。

第二天早上，晨曙剛吐出乳白色的微光，他就從牀上起來。不使一個人或一隻狗知道，他已經偷偷地離了故鄉了。

當天色漸漸黑到四圍模糊的時候，他已經走進了一座森林。裏邊盡是密密層層的樹木，柔軟的小草，和青苔鋪了滿地。成羣的螢，放出微黃色的嫩光，在他週圍飛繞。樹葉在沙沙地細語，遠處的泉流在淨淙地歌唱。他就在一棵樹邊躺下。他並不想別的，只是默禱他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白衣老人。

不多一刻，他因爲疲乏而睡着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大亮了。血紅似的太陽，從密密的樹葉間透來射在他衣帽上，幻成美錦似的花紋。各樣的鳥，在他頭上唱起可愛的曲調來——於是他又向西進行了。

這一天中，使他很愉快地又走了不少的路。他在路上隨便摘一些菓實作他的食料，隨處可以找到山泉來解渴——但是不幸得很，一個極大的憂愁隨着黑暗到他這裏來了。

當可愛的太陽，落到紫色的雲裏的時候，大地又復漸漸沉埋到黑暗中去了。他正走到一座華麗的城門之前，這座城的城牆是用大理石砌成的，滿飾着各色的耀目的寶石，城裏盡是高入雲表的樓和塔，紅綠的明燈，在太陽下去的時候顯耀出光明來。城門前有四個肥胖得和走不動的狗熊似的四個人守着。

那窮人的孩子，一直到城腳下來。他想：這樣燦爛光明的西方的城，那能治各種病的白衣老人，一定在裏邊了。他就決定走進去訪問。

“小乞丐！”四個肥胖的人攔住他，發怒地說：“你沒有能力進這個門。”

“可愛的人，”他哀求說：“你讓我進去，找尋一個人。”

“哇！”胖人更怒了。“這裏沒有你找尋的人，沒有人會認識你這乞丐。這是幸福之城，這是快樂的王國。我們決不能容許乞丐。我們將要爲你的手和足蹂躪了一切可愛的東西，給你愁慘的目光，掠奪去一切愉悅的寶藏……要之我們不能容許你，我們決不能容許窮苦的人們！”

“可愛的人，”他又懇求說：“你一定能容許我，我是來找求幸福。”

“這裏沒有你的幸福！”胖人不耐煩地說：“沒有窮人的幸福。你是窮人，你是乞丐！你那裏配有幸福呢？你只配在草莽中找求煩惱和悲哀。去！我們決不能容許你。去，去！”

太陽已經躲到遠處的山谷後面去了，餘下的是無盡的黑暗，惟有城內的繁華的燈火，漫天照耀

着。鑼鼓笙簫，異常地熱鬧。悲哀包圍着他，使他增了不少煩惱。他想：

“我太窮，將不會找到白衣老人了！”

他於是悲哀極了，幾乎使他柔弱的小心破碎。他起頭嗚嗚地哭起來。夜鶯在他頭上唱着血淚的歌，黑暗默默地把他密密地圍着。

他來到幸福之城西邊的大森林中，想在那裏睡了一晚，預備明天回去。但是他睡不着，悲哀和愁悶會使他雙眼合不攏。失望會趕走睡眠。黑暗包圍得更密些，使他什麼都看不見，祇不過幾點澹澹的螢火。他又想起了不可救的母親的病，他哭的更利害了！

半夜的時候，有人到他傍邊向他說：

“孩子！”那人發出可愛的低聲，“可憐的孩子，告訴我。你爲什麼在這裏哭——但是不要哭，幸福會降臨的。”

“他們說過了，四個胖人：”他在黑暗裏沒有看出來的是什麼人。“他們說：幸福不會降臨到窮人

白 衣 老 人

那裏來的……”

“但是，”那人憐憫地俯下身子，並且拉住他的手說：“我的孩子，你受騙了！幸福是會降臨的，降臨在任何人身上，祇要他真切地需要。因為幸福的價值不是用金錢來估量的。”

“我現在很需要幸福，但是我不能走進那幸福之城去找到他。”

“孩子，幸福不會在城裏的。他和風一樣，隨便那裏他都到。那城裏不過是金錢的魔力，不會有幸福的——那麼你為什麼要幸福呢。”

孩子突然喜悅起來，立起來答道：

“我的母親病了，據他們說：祇有一位白衣老人能治她……”

東方漸漸放出微光來，第一線的光芒射在執着孩子手的那人身上，很明白地能看出，那人正穿着白衣，並且看去年紀還很輕。

“你正是我所要找的一個！”孩子喜悅地喚出來。“你將答應我，醫我母親的病。”

“可愛的孩子！”那白衣老人誠懇地說：並且吻着他。“我已經答應你了，我不是說幸福可以降臨在任何人身邊，祇要他真切地需要。”

蝴蝶的故事

春天了——紅噴的野薔薇開遍在屋角，丁香擺着頭在微風中揚散清香。金黃色的菜花兒，點綴了平原，紫羅蘭昂着小小的頭在草叢間憨笑。你們在這個時候，一定能聽到一段關於那對對雙飛的蝶兒的故事，這是很有趣味而使人羨慕的一段故事啊！講這故事的是年輕的蜜蜂，牠們背着滿身的甜蜜，按着春風的音節，編成了悅耳的歌曲，從一早起不住的向玫瑰花歌唱。間或飛到別種的花朵

前，徵求牠們的同情。春風聽着喜歡得揚飛起來，去傳佈這新聞。花兒們點着頭贊美這韻事。雙飛的蝶兒們，默無聲息地含着羞飛過了清溪。

成羣的蜜蜂們都搶着講這個故事，牠們這樣說的：

——那是一個可愛的三月裏的春天，和現在一樣。白雲從這個山峯上越過，走向那個山峯背後去。燕子忙着給牠們孩子找食物。小白兔帶着牠們的兒女，從遠處的叢莽中奔來。於是這個平原上充滿着喜氣了，牧童也離開了他們的牛羊，跑過草地來採摘野花。穿藍花布小褂的孩子們，赤着腳躲在白楊樹的背後。小孩們中的一個，把一塊花斑的貝殼藏在那家別墅的牆根下，於是那羣孩子們騷動起來，鑽在菜花的根底下亂找。末了，他們狂笑起來，因為有一個聰明的孩子發見了那貝殼的藏地。並且唱着悅耳的山歌，牽起手來繞成一個大圈子。

你們看見嗎？那是一家貴人的別墅，圍牆內滿種着奇花。我們曾經在裏邊採集過不少甜蜜，那裏

也有玫瑰，也有丁香。但是牠們都不很快活，因為沒有誰來和牠們作伴玩笑。

那個樓窗裏曾經住過一個可愛的孩子，他是聰明且活潑——那個消息是從我們的遠祖那裏遺傳給我們聽的。牠們和我們一樣，沒有一處不飛去探聽了新聞，回來告訴孩子們和玫瑰。這個消息那年老的丁香，也許還記得——這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他生着大而且圓的眼睛，他常被一個乳母領帶着，穿着蠶絲的衣服。他每日在那圍牆裏採摘些紅的和紫的花朵，戴在一頂深紅的帽緣上。

一個可記念的日子來了——這真是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啊！你們試試默想着，那是一個可愛的清晨，西山的頂上給東方初出的日光照得通紅。野兔兒豎着長耳朵，咬嚼嫩草。知更雀採食着噴紅的櫻桃。紫漲了的彩霞，滿臉紅暈着越過遠山走開了。牧童開始驅着牛羣，唱着嘹亮的歌兒，走向草地去。鄉人們驅着滿載糧食袋的牲口，走往村中。紅紅的日光，給他們印下一個極長的黑影在山坡。

這時村中的頑童，都來了！他們先唱了一支悅耳的村歌，然後採集了許多各色的花朵，用滿綴着嫩葉的柳條，將那些花聯綴起來，編成一頂美麗的花冠。再用柔細的雀麥穗，緣飾牠。他們是預備給捉迷藏勝利的同伴加冕。

他們把花冠舒齊了，開始捉迷藏的遊戲。這時（這真是一個可揄揚的時候啊）那別墅中的貴孩子，從圍牆底門中偷偷地走來。走到那村童的羣中。他穿着珍貴的服裝，戴着綢製的深紅的夾帽。在他眼光中能看出他是怎樣羨慕這一羣村童們的愉快的遊戲。

他羞愧地走入這一羣兒童隊裏，用一種請求的神情，要加入他們的遊戲。他們立刻答應了。於是這歡愉的遊戲，起頭開幕。他們公舉了一個最活潑的女孩子，叫她先去躲藏起來，然後孩子們踏着野草，向山坡間和叢林中去找尋。把正在吃草的野兔，驚得四下裏亂奔。

那個女孩子是何等地聰敏，她把身子藏在山

谷間的一塊大圓石背後。那裏有各樣不同的野花開遍，滑膩的青苔平鋪在山石的陰面。在她的頭頂，有叢密的白楊，和柔嫩的赤楊。日光射在樹頂上，現出古銅似的橙黃色。青蒼的葉面，呈出異常的濃綠。她抬起頭來，能夠看見微風從山脚下走至山頂，推得樹頂如波浪似的起伏不定。她一手捏着花冠，一手隨便在她頭上的低枝上，摘了一朵濃紫色的辛夷，小心地裝在花冠的正中。

那塊大圓石前面，哈哈地笑起來了——噲，丁香！你也聽見了麼？那塊大圓石前面，有個孩子哈哈地笑起來了。你們都聽見了麼？那個笑起來的孩子，就是別墅中的那貴孩子。因為他找到了他所想找的了。這時那女孩子正高擎着花冠，等候領受者的到來。她聽見了笑聲，忙回過頭來，堆起天真的微笑，獻給他那花編的皇冕。但是可悲得很，那孩子頭上已經有了一頂寶貴的綢帽了。那女孩給他重疊在上邊，但是沒有成功，因為綢帽是平頂的，只要輕輕地走一步路，花冠就將倒在地下，碎成片

片了。這時又有兩三個孩子找來了，他要耀示他的勝利。他急于要把那錦標誇示起來。於是他就不思索地把那頂貴重的綢帽摘下來，立刻拋向急湍的山泉中，而戴上那頂榮譽的花編的皇冕。孩子們拍手了，都來祝他的勝利，並且擁他走出山谷。

快活過了以後，悲哀接着來了。那貴孩子給他的乳母找到了，帶領他家去之後，他的父母責罰他，把他榮譽的花冠在地下踏成片片。並且懲儆他說：不應該把貴重的綢帽棄掉——但是玫瑰啊！你應該知道，那頂花冠是多麼榮耀，多麼夠稱贊的一頂皇冕啊。所以我們的族類，都羣集起來，到他家的窗口去給他們解說，這個榮耀的來歷。但是他們並不理會我們，他們祇咒罵這可愛的孩子為下流。因為他和一些窮小子們在一塊兒遊戲，並被騙了綢製的帽子。

第二天早晨，那個活潑的女孩，摘了一大堆美麗的鮮花。其中有木犀花，有紫羅蘭，有虞美人，有深紅如血的杜鵑花。也有各色各樣的苜蓿花，大瓣

的辛夷花，以及許多不知名的奇花異卉。

她擎着那一束美妙的花朵，走到那別墅的矮牆邊徘徊，等那貴孩子出來，把那個獻給他。那時這貴孩子正倚在樓窗上瞭望着昨天遊玩過的草地，想着昨天的美麗而榮譽的花冠。但是他的父母禁止他外出，乳母監視着他，他是怎樣的苦悶呵！

他忽然看見了那給他加冕的女伴，並見了那一束迷人的花朵。他是怎樣的想望啊。他是何等的豔羨啊。這樣地繼續持久下去，那女孩子立在牆外，也不住地想望着他下樓來作有趣的遊戲——但她那知道他是何等受罪呢，他被拘禁着。

一個奇蹟來了，這真是一個可揄揚的奇蹟啊。那一定是仙子們做出來的——噲玫瑰姑娘，丁香奶奶，你們聽着！那個奇蹟是多麼可豔美啊！她們——一定是仙女們——使那貴孩子變成了一隻最美麗的蝴蝶，他的翅膀比綢製的還要鮮豔。那個女孩子呢，也變成了一隻格外可愛的蝴蝶，她的翅膀上滿繡着花紋。

於是他們飛起來，永遠追隨着，雙飛着。他們飛過綠野，飛過清溪。他們圍繞起野花，他們和各個花朵玩笑。他們無聲息地追隨着。他們永遠不離開地雙飛着。你們看呵，那對對雙飛的蝴蝶，永遠是這樣地閒適，永遠是這樣地愉悅——

